

之罪，惟聖明裁之。”天子聽罷大悅，道：“朕不道其中有如此委曲，非卿固不能代陳，卿於君友之間曲盡其道矣。然卿於詩道亦善否？”水生道：“臣於詩，雖未善，然略知拈韻，但恐下里之吟，不足以辱聖聽耳！”天子聞說能詩，心尤喜悅，即命近侍捧硯，取一幅側理紙，一管龍鳳筆，亦以前詩命他屬和。水生來時，恐有此事，已問明韻腳，即便握管輕揮，須臾而就，上呈聖目，只見寫道：

天心懷聖代，祥逐露華來，
膏液金盤受，恩流銀漢開。
珠團千歲樹，玉結萬年懷。
遠邇咸沾澤，群瞻周主臺。

天子覽畢，大加獎嘆，道：“卿才如此，不下雲卿，何相見之晚耶！朕欲俟雲卿來，各加一職，不必春闈與試，何如？”水生道：“蒙聖恩格外施仁，誠臣等不世之遭逢！然不與春闈之試，恐朝臣以臣等為要君，且以開功名僥幸之門，故願受違旨之罪，不欲受要君之名，有忤聖心，臣該萬死。”天子愈加敬服，道：“卿不以速進為榮，而反以苟合為恥，志誠可嘉。俟來春捷後，即當大用。”說罷，命內侍送歸，不題。

再表雲生，自別水生之後，主僕一路曉行夜宿。到了姑蘇，即尋到文總兵舊宅，只見不是前日的門望了，忙問近鄰人家，那些人對他說道：“你還不知麼？文總兵征蜀之後，有人說他降賊，故此惱了聖上，差了緹騎前來拿取家族。連我們不曉得影響，半夜裡打開門時，屋裡沒有一人，他家裡有一位小姐、何老夫妻兩個、一個侍女，竟不知往那裡去了，後來逐處挨查，竟無著落。如今事已冷了，那何老官夫妻兩個在外搖一隻小船，做些小經紀，時常回來。我們問他小姐去向，他再不肯說。如今這個宅子已官賣與人了。”雲生聽完說話，心中早已淒惶之極，幾欲墮下淚來。只得忍住，問道：“如今何老官可回來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去了好幾日，只怕早晚要歸了。”

雲生遂別了那人，一路對松風道：“少不得要等那何老官回來，討個消息。不若仍到棲雲庵去，重整書畫店起來，一則使小姐或避在那裡，倘若聞知，便好差人訪問我了；二則即石相公或到這裡，亦可以相會。”算計已定，即忙到棲雲庵來尋那寺僧。寺僧便道：“相公前日忽然不知哪裡去了，叫我們沒做理會，後來又被晏公子曉得相公寓在敝庵，正要在我和尚身上還他一個相公，連忙陪情下禮，方才饒過。相公一向果在哪裡？”雲生道：“小生自與小晏相識之後，遇著一個舊相知，一意要留小生到家。小生本欲通知師父們，緣其夜已有二、三更，師父們正在濃睡中，恐驚動起身，所以不及奉別，其實得罪了。今來此非為別事，意欲仍借寶庵，重整舊業，不知師父允否？”寺僧道：“如今使不得了。前日受了晏公子累，好不耐煩，恐他曉得，又要來纏擾。倘相公又自隱然去了，那裡又有許多陪情下禮東西送他去？相公亦不得知，況且無人補償，何苦討這煩惱吃？更兼地方嚴禁不許容的面生可疑之人，所以小庵久不留人，就是這些行腳遊僧，也不留他；就要留的，畢竟相知不過。吃不過他重謝，臨行又買些素菜來送我，撇不得情面，小庵只得破費幾分，買囑地方，方才許留。”

這一番說話分明要雲生的東西，都是謊說，晏公子何曾許他？地方何曾嚴禁？雲生沒奈何，要會何老官，只得叫松風秤一兩銀子送與寺僧，道：“些須賠償晏公子送禮之物，後日尚容重謝。”那寺僧即轉了面皮，道：“阿彌陀佛！我們出家人哪裡要人東西？只是世界如此，所以不得不然。與梅相公原是舊相知，要住時，只得住住罷了。就有人說，貧僧送他幾分，自然不說。單怕晏公子纏擾，如今事久，料也想忘了。”松風在旁插嘴道：“晏公子如今在京坐監。”寺僧假意拍掌道：“是呀！是呀！晏公子在京坐監，有這事的，小僧一時忘了。如此竟安心無事，一些沒有憂慮。”即將銀子假意送還雲生。雲生道：“些須微物，何必推遜？”寺僧道：“真個要小僧受麼？如小僧不受，只道不肯留相公，沒奈何，只得權領了！”

遂把庵中收拾收拾，雲生仍照舊開將起來。外面將一紙寫了，粘在牆上道：

舊日庵中梅再福復寓於此，要會者速到此處。

下面又寫一行：再福係雲劍改姓名也。此是雲生深意處，惟恐小姐但尋姓雲，不尋姓梅的，所以特註這一筆。豈知那寺僧看見雲劍名字，忙忙私下裡拉著松風問道：“我前日看見北場鄉試錄第一名是雲劍，可就是你家相公麼？”松風道：“不是我家相公，難道又有一個？”那和尚大驚，忙去報知合寺，趕出若大若小出來，都來探望，道：“雲相公貴人，小僧輩肉眼不知迎接，來遲勿罪，勿罪。”只見先前這僧袖中忙拿銀子送還道：“雲相公早些說，小僧哪裡敢受？就是晏公子陪禮些須，哪裡要雲相公償還？還請相公收了。”雲生看見這般光景，倒也好笑，說道：“小生承師父們照顧，如若不收，即當了房金罷。”和尚道：“雲相公要住，便住住罷，哪裡要房金？後面相公做了高官，和尚們來大大開一個疏簿頭，就有了。”雲生只得笑而收下。只見和尚進去，不是獻茶，便是送點心，極其奉承、恭敬。正是：

世上無情是禿驢，逢人無過唸阿彌。

這般勢利真堪殺，幾副隨時好面皮。

那雲生日日叫松風到文宅左右候何老官歸來，果然不幾日，遇見了何老官。忙領他來見雲生，一見雲生，未及開言，撲簌簌下淚道：“自相公在我家時，家老爺安居在家。不知哪個奸臣又要害我老爺，差去征川，至今不知死活。我兩口老人家一無所靠，終日在外勞勞碌碌，不能趁錢度活，如此乞苦。”雲生忙問道：“如今小姐在哪裡？”何老兒道：“小姐不知他在哪裡。”雲生道：“當初怎麼樣出去的？”何老兒道：“當初同我兩個老人家，送到常州，聞他說要嫁石相公了。”雲生大驚道：“為什麼他認得石相公呢？”老兒道：“想是前日相公去後，石相公來訪相公，不曾與相公相會，想與小姐見了，兩邊看上就嫁他了。”

雲生聽罷，大慟道：“我雲劍何福薄也！不要怨小姐無情，不要怨石兄無義，只怨自家不能早博功名，救總戎之禍，使小姐抱琵琶過別船也。”何老兒道：“相公不要苦壞身子，吾聞石相公跟了前日來望家老爺的章巡按，到京中去了。相公快到京中去要他還相公的小姐便了。石相公念朋友之情，把小姐還相公也不可知。”雲生聽說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沒奈何，春闈將近，只得謝別寺僧，又把何老官幾兩銀子，即同松風赴京。一路風霜勞頓，更兼氣苦，感出一場大病，分明是文小姐假說嫁石公子的話害他。正是：

有興而來，無興而去。

團圓幾時，尚未尚未。

此一病，有分教：鰲頭雙佔，天子門生；虎帳同臨，文官武將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